

#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张冠梓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加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说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独立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把握社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活动体系；把握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言说体系。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 (2023) 03-0001-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sup>①</sup> 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服务于国家安全实践与理论需求的综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撑学科，同样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和指导下丰富发展，在服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需求中茁壮成长。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探索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注重提升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的基本建设和整体效能，是我国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谋划国家安全发展，开创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国家安全”“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时代之问，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指明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有力地指导和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被解读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三个顶层设计新思路”。<sup>②</sup>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系统性理念思考国家安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他指出：“在总体公共安全体系中，

---

**作者简介：**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100732）。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据统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贯穿全篇，共出现了91次，创历年之最。报告第一、三部分总结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历史成就和伟大变革，分析当前存在的不足和困难，特别是报告第十一部分用专章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进行安排，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②刘跃进：《中国国家安全顶层设计新思路》，《学习时报》2013年12月18日。

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首先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相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所在。”<sup>①</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sup>②</sup>可见，解决安全问题绝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的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构建大安全格局。<sup>③</sup>

“总体”阐释了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国家安全学要从研究国家安全的“统一体”出发，要准确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sup>④</sup>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人们一直最为重视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获得和维护统治权，常常伴随着大规模战争或武力较量，这使得原本作为夺取政治权力之强力手段的军事力量转化为一种“安全主体”。因此，国家安全在长时间内仅等同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从古到今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观，只把政治、军事、领土、主权等方面的安全看作国家安全，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科技、生态、信息等方面的安全排除在国家安全之外。<sup>⑤</sup>习近平总书记在阐发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时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sup>⑥</sup>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全面性视角定位国家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综合考量各方面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将11种安全并提，<sup>⑦</sup>后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海外利益安全，进而又丰富发展出了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网络安全等，<sup>⑧</sup>2020年又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sup>⑨</sup>形成了17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体系架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sup>⑩</sup>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可持续性思路来规划国家安全，强调对人民安全需求的持续回应和长久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视发展的持久性，坚持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确保在国家安全竞争中占据优势。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法治建设保驾护航，以科技赋能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以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制度保障，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和体制机制。在领导力量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全面领导，从战略高度出发，以保证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为首要任务，旗帜鲜明地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在发展道路方面，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社会、文化安全为保障，以国际安全为依托。<sup>⑪</sup>在发展目标方面，通过维护政治、人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文化、国际等方面的安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和保障。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89页。

④汪明：《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重在“总体”》，《光明日报》2022年5月25日。

⑤刘跃进：《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光明日报》2022年4月15日。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⑧参见《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99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6页。

⑪参见张旭《总体国家安全观大事记》，《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新形势下保证和塑造我国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同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系统思维，为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主体内容。

因此，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体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新时代国家安全内容具有丰富性和系统性，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方面入手，将国家安全的丰富内容全面落实到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之中。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既要立足中国实际，以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导向，明确基本命题和概念，在实践中探索构建学科体系的有效路径，又要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研究成果，实现西为中用、融会贯通，彰显理论原创性和学科独特性，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与叙事话语推动建构相对独立的“三大体系”建设。

### 把握独立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

“国家安全学”一词在中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是1994年，随后陆续有学校和专家开始推进这门学科的学科和课程设置问题，出现了相关教材、研究机构和学术论坛。<sup>①</sup>近些年来，国家安全学理论和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受到教育部和学界的高度重视。2018年4月，教育部提出要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这是深化国家安全领域学科研究、夯实教育教学基础的重要举措。202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国家安全学”是其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我国首次正式提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推动了各级学校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建设。

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深化思想认识，建成具备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交叉融合建设，有助于对风险挑战的分析研判并找到应对之策，对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学科建设的推进过程中，要在把握学科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国家安全学的独特性。国家安全学是一个大跨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打破传统交叉学科建设的模式，通过新的思维视角、方法论、实践规范来构建新建设范式，尽快在新起点上激发学科建设效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探讨研究国家安全学的构成体系，研究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如情报学、军事学、警察学等学科发展规划。当前建设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体系，最重要的是打破常规思维，加强以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研究和阐释各类安全问题。唯此才能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一是应保持学科独立性。通过划分学科边界，确保国家安全学形成自主良性发展的知识体系，建立起二级学科及相应规范和话语。从定位来看，国家安全学是独立的一级学科，其学科领域、研究方向、人才需求等方面与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既不能简单做加法，把相关学科进行叠加，也不能简单画等号，随意模糊各学科之间的界限，那样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不利于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二是应提升学科综合性。国家安全学几乎涉及所有理工文管等交叉融合研究领域，也应是一个包罗万象、关联广泛的随机、开放的复杂系统，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强的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至少涵盖了12个大的领域，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需要综合考虑学科建设现状、专业人才需求、师资队伍特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设置

<sup>①</sup>刘跃进：《刘跃进国家安全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第27~38页。

二级学科, 以及与国家安全子领域相关联的学科方向, 既能够丰富发展覆盖国家安全学各领域的专门知识, 也能够吸引更多人才积极投身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三是应注重学科交叉性。国家安全学是系统研究事关国家安全的现象、实践、能力、理念的综合应用型学科, 其鲜明特色之一就是与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均有联系紧密, 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存在广泛交叉, 具有跨学科、交叉性、兼容性等学科性质。相关学科应以开放态度, 积极谋求合作, 打破现有学科体系藩篱, 实现学科优势互补。

在学科建设的推进过程中, 当务之急是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 规划好发展路线。主要任务包括科学规划二级学科设置、专业课程设置, 权威专业教材建设, 并通过师资队伍建设, 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着力解决现实问题, 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明确毕业生就业方向等。

在学科建设的推进过程中, 各机构各高校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结合自身定位, 发挥优势特长, 进一步整合资源, 瞄准前沿领域, 加快学科布局, 抢抓创新和竞争制高点, 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特色、领跑优势的国家安全学专业。应强化特色和优势发展, 创新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培养模式, 为国家培养兼具大安全格局、系统思维和战略与战术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国家安全学作为新兴学科, 起步较晚、基础薄弱, 但充满潜力, 坚持系统思维, 要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打破学科壁垒, 不断拓宽其学科发展路径, 发挥不同学科优势审视国家安全问题, 形成国家安全研究合力, 有效应对交叉学科可能产生的新难题、新任务。

### 把握社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 构建国家安全学的活动体系

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以国家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实践层面上看, 国家安全学服务于国家安全现实, 指导国家安全活动, 以提高国家安全度。<sup>①</sup> 一门学科如果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观照, 其研究就会缺乏“生命力”, 无法触及核心内容。因此国家安全学要基于国家安全实践, 以问题意识、现实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历史地看, 我国国家安全实践是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 “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 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 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sup>②</sup> 当时, 对内要防止破坏、维护稳定, 对外要突破西方孤立封锁, 而且这一形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在实践上, 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以维护政治安全为主。毛泽东关于要准备打仗的思想就是一种“安全优先于发展”的国家大战略。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 是“发展优先于安全”的国家大战略, 是对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客观实际的反映, 也是统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一种时代选择。<sup>③</sup> 20世纪90年代后, 我国国内外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美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和颠覆破坏活动层出不穷, 国内急需消除各种错误思潮, 保持社会稳定, 巩固党的领导。进入新时代, 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更加错综复杂,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推进各项国家安全工作, 成为国家安全学的必答题。

国家安全学的正式形成, 是新时代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这一学科应立足中国实践, 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 揭示国家安全实践发展的规律, 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观点和概念。应紧紧围绕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深入挖掘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 同时积极吸收国外的最新有益研究成果, 并探索推动两者有机结合, 不断推动我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体而言,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学建设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以辩证思维对待国家外部与内部安全, 以科学

①刘跃进:《刘跃进国家安全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3页。

③刘跃进:《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光明日报》2022年4月15日。

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问题，以全面思维观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研究对象上，应聚焦中国国家安全实践，重点研究其中的具体问题；在研究内容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概念体系；在研究选题上，应突出聚焦前沿性和现实性核心问题；在研究情境上，应定位于国家安全这个特定场域来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促进方法的创新发展。<sup>①</sup>

一是要深入研究国家安全不同层级的构成要素。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国家安全次级要素，以及海外安全均是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要拓展国家安全要素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国家安全各个要素深入细致的研究，构建完整的安全要素体系。二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讲到了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且提到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其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需要开设专门课程和专业进行深入研究。三是研究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当前，世界多国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既包括安全机制、安全机构、安全队伍，也包括不同的安全观、安全战略和安全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从出台新《国家安全法》到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再到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入开展等，我国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安全战略效能日益彰显，这些既是我国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标志，也是国家安全学必须研究的现实对象。<sup>②</sup>

从我国国家安全学发展现状来看，理论发展滞后于现实需要。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治理的巨大变革之际，网络社会、大数据和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国家安全治理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这是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sup>③</sup>国家安全学是新兴学科，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应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做好源头创新，加深研究思想，拓展格局视野、提升学术担当，力争多出接地气、真管用、见实效的研究成果。应加强与实务部门的合作联系，组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加快国安学专业智库建设，为国家安全战略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 把握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言说体系

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是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确保人们对其重要性形成广泛共识，并在日常生活当中以规范话语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话语体系。这无疑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应以系统思维打造标识性概念导引与顶层设计牵引相结合的话语体系理论，增强话语传播的科学性和引导力。<sup>④</sup>

近十年来，由于非传统安全研究对话语的介入，以及各国对于话语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对于话语的关注不断增加。在国家安全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会为如何定义、界定某个概念而争论不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一些生僻概念上，而且也发生在众多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上。在这种争论中，甚至在各不理睬的自顾自的陈述中，人们对许多概念下的许多定义其实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sup>⑤</sup>但毋庸讳言，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国家安全话

①参见毛欣娟《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基本面向》，《情报杂志》2021年第1期。

②参见刘跃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推进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10日。

③毛欣娟：《把握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6日；《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基本面向》，《情报杂志》2021年第1期。

④肖晞：《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8日；董春岭：《国家安全研究动态》，《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⑤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名——国家安全研究中概念问题的逻辑批判》，《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语及话语体系都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里的薄弱环节，既缺乏明晰全面的观念，更缺乏系统的研究。<sup>①</sup>譬如，应该如何回应和消解抹黑我国的国际舆论，如何让世界认清和理解中国的发展之路及安全实践，如何在国家安全方面引导公共舆论，如何传播、说明、解释国际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秩序改革的中国方案等。更加基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要使“国家安全学”真正成为科学，一个最起码的前提就是要对这一学科中涉及的概念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给每一个概念以准确而无歧义的定义。<sup>②</sup>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既有学术方面的，又有实践方面的。一是要厘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一般性问题，涉及概念、内容、形式、历史、实践、特点、功能、规律等，以夯实中国理论建设和实践指导的基础。二是要从本土（历史、现实、未来）视角考察具体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概念内涵、范畴构成、历史演变、当代经验、未来发展，以切实把握中国体系的实质特征。三是要采取跨文化视角审视中国体系和世界体系，牵涉中国体系与相关国家体系的结构关系、交往实践等，以期在掌握国际大局的情况下深刻认识 and 有效发展中国体系”。<sup>③</sup>

就一般问题而言，“首先应该弄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起源与流变、当代形式与内容、本质特性与特征等”。这些可以包括：“国家安全话语的形成、内涵、历史及发展规律如何，国家安全话语中安全理念的形成、发展及规律如何”，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从哪些视角分析，国家安全话语主体可以从哪些视角分析，国家安全话语有哪些传播形式，“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国际关系维系中占有什么样位置等”。<sup>④</sup>

就中国问题而言，“要认清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中国的特殊形式：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当下的表现形式、典型事例中的具体运用、文化特质特征等”。主要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有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形式、特点和重要实践活动，“中国话语里‘国家安全’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如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观有怎样的关系”，新中国话语中“国家安全”概念的演变和规律如何，新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学界、民间如何交流、传播国家安全话语等。进一步说，“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是开放、发展的，因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相关的问题应该涉及中国体系与相关国际体系的（异同、互动）关系、中国体系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中国体系未来如何建设发展等”。<sup>⑤</sup>

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要坚持联系，又要注意区别，不能简单地相互照搬或替代，应通过相互促进推动各自发展。二是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要学习借鉴，又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对西方话语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要立足中国国情与实际，构建属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三是现代科学话语与传统话语之间的关系。要坚持古为今用，既要挖掘和继承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的话语资源，又要与时俱进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sup>⑥</sup>简言之，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的最终目标不应简单承续古代、移植西方和照搬民间话语或官方文件，而是应当构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继承性、民族性”“系统性、专业性”等特征的现代中国国家安全学学术话语体系。

①参见施旭，谢秀婷《探索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同时，施旭、郭海婷在《学术话语与国家安全——西方安全研究是如何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学术界》201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和担忧，有关中国国防的论文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出发，探讨西方学者如何制造中国“威胁”“危险”“好斗”“有野心”“不可信”“军事不透明”，指出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一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产物，含有西方思维模式和言说策略。

②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名——国家安全研究中概念问题的逻辑批判》，《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施旭，谢秀婷：《探索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④施旭，谢秀婷：《探索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⑤施旭，谢秀婷：《探索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⑥参见谢立中《探究“三大体系”概念的本质意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4日。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学的话语体系要提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的话语权，不但要积极融入国际安全话语体系，还要争做国际话语权的引领者。<sup>①</sup> 构建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明确“为谁说、由谁说、同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构建原则，<sup>②</sup> 明确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在深化学理阐释、提炼标识性概念、创新传播方式、加强国际交流上发力，切实做到“中国立场，世界表达”。

## 结 语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提升至事关“民族复兴的根基”这一高度予以阐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建设好中国国家安全学，为此应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以实际问题与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依归，以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核心支柱。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有机整体，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纽带。<sup>③</sup> 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要统筹“三大体系”协同推进，共同推动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ith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ZHANG Guanzi

**Abstract:**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inciple upheld by the CPC in state governance, but also a guideline for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asically, this means that we must adhere to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o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in building an disciplinary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uilding an academic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practical, and applicable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 studies; and building a system of discours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ubjective, open and contemporary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Keywords:**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责任编辑 甘霆浩)

①王林：《我国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再思考》，《情报杂志》2022年第10期。

②参见肖晞《探究“三大体系”概念的本质意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8日。

③肖晞：《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8日；《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7期。